七修類稿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子美不咏父母名

詩話嘗云杜子美父名閑詩中多不用閑字母名海棠故不咏海棠予思杜詩中如曾閃朱旗北斗閑娟娟戲蝶過閑慢何嘗忌諱至如花卉多矣而子美皆無所咏豈獨海棠也哉或者偶爾不賦之也舍乎東坡有云少陵為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盡之矣

千字文

玉溪清話云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

成文或又云武帝欲學書命殷鐵石選二王千文召周興嗣次韻二說不同然皆武帝時事也似當以前說爲是舊聞詹仲和云在蘇常某家見唐刻千字文一帙儼然鍾繇筆法但子昂後跋以爲東坡書不知何也余又以淳化帖上千文亦類鍾繇其王者因海鹹河淡等字以爲章草誤指漢章帝之書則米南宮黃長睿辯之明矣其楊公談苑云勑員外郎某人撰勑字是梁字余意戒勑雖興於漢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坡不得稱勑此非勑字一也况前無武帝詔話用勑字亦無謂且梁字既通草書又似勑字必然傳寫之訛二也據此則楊公之言可信無疑余又云武帝既命周興嗣以成文矣又何云次韻殊不知當

時蕭子範有千字文一卷武帝集成千文故云若重字者女慕貞潔與紈扇圓潔同潔字吳枋野乘云宜改造清貞予意清字亦有夙興溫凊矣不若改爲貞烈以華岳張東海看出非也術射遼丸之遼當作僚蓋宜僚非此遼也並皆佳妙從上文對讀來當作並佳皆妙庶幾文理方通或者初時三字皆不錯亂後或刊脫之訛遂至如此惜今若文徵明亦未改正至若閩中所刊童蒙之本所差尤多固非養蒙之道此等未足爲辯也

臘

臘字說文曰冬至後三戌爲臘臘祭諸神也月令曰獵也以田獵所得禽獸爲祭蔡邕獨斷曰漢祭曰臘臘合也合

祭諸神也按數義皆祭之名歲終以報本者今以十二月爲臘月者正以說文謂冬至後第三戌爲臘也蓋此月有臘祭是以名之耳然必於戌者爲何漢以火德王火終於戌故歲終之祭於戌日惜許愼不註其義註其事殊不知臘祭各從本朝帝德如宋亦以火王祭之日亦用戌若以金王者則當以丑日水土王者則當以辰日故唐開元定禮後用辰日臘祭也木王者則當以未日皆此德之終之時也若曰唐以土德盛衰於丑故丑月爲之臘月非矣

賀知章

賀知章舉進士爲太常博士遷禮書而兼學士因事左遷太子賓客時東宮官衘久滯有書壁望禮者帝見之題曰

聽其自安嘗者去知章不安又病遂乞湖爲道士時八十六矣夫官既被逐衰老又病去尤有所乞豈二疏之流耶唐史列之隱逸何也不過因請爲道士而明皇詩送以高之唐詩紀事亦云八十六卧病冥然無知請爲道士捨宅爲觀據此是殆夢中語耳捨宅爲黄冠猶不真也豈可不審其來歷遂以爲高耶

漢遺文

予嘗因當道命註解求雨求晴二文而有感焉夫二文當時一知仲舒之作一尚未知其人祇以文似穿鑿亦或仲舒爲之也今見春秋繁露所載而後疑什世以梆子編西漢文章只據文選因多遺軼予謂古文苑亦收拾未盡若

仲舒日食祝等文是也又王褒祭金馬碧鷄文雖嘗見於學齋佔畢而亦錄之不全不知又何也今謹錄於左乃見於後漢西南夷傳者文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士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

唐詩晉字漢文章

嘗言唐詩晉字漢文章此特舉其大畧究而言之文章與時高下後代自不及前如風草之說是也漢豈能及先秦耶字書變入草法晉室能書者衆矣二王相繼盛於一時故足稱許至如篆隸雖曰二王僧虔能辯較之秦漢古意遠不及也故有書學自羲之壞了之說唐以詩取士故盛

於唐又得李杜爲之大宗若較晋魏諸人古選之雅又不可得矣至若宋之理學直歷代之不及若止三事論之則宋之南詞元之北樂府亦足以配言耳

方隅不產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兎蜀無鴿此則禽獸顯顯著名者皆風氣使然若北無蜈蚣南無蝎之類不可枚舉也

楊貴妃生考

貴妃外傳以妃原係弘農華陰人後徙蒲州永樂之獨頭村父玄琰蜀州司戶正史傳亦曰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徙蒲州之永樂乃相同者而廣西省誌又載妃乃容州普寧縣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有異質都部署楊康求

爲女時楊玄琰爲長史又從康求爲女携至京進入壽王宮城西至今有楊妃井據此則妃乃玄琰養女不知常述當時何據作傳豈述耶唐人而爲國家諱耶樂史外傳可謂悉矣當直書之亦未知者豈宋廣西正當夏賊之擾而圖志之未有耶不然何其詳而有所據耶豈鑿空杜撰漫無因耶舊唐書失之必矣

白楊

洛陽志載北邙山多植白楊予以北邙古公卿塋地也今哀挽故用之白楊如柳而葉圓

孟子不行三年喪

吾師許竹厓仁曰孟子勸人行三年之喪而于其身則不

能無疑焉其書曰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夫以葬魯未幾而即反於齊止嬴方假而始可以問則其未嘗終喪於家也可知否則何自齊以至於葬魯之後更無餘暇乃至在途止嬴而可問耶余謂此說誠獨見也然亦鹵草之徒文有未善故爲孟子之病耳不然何足以爲孟子累泰伯聞之當又作一非也

瓜田李下出處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飡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人皆知瓜田李

下二句不知誰作左克明收之古樂府亦曰古辭不知乃陳思王之辭也惜編曹集者又失中間四句殊無血脈被之管絃亦不成調也

杭音

城中語音好於他郡蓋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與汴音頗相似如呼玉為玉(音御)呼一撒為一(音倚)撒呼百零香為百(音擺)零香兹皆汴音也唯江干人言語躁動為杭人之舊音教諭張傑嘗戲曰高宗南渡止帶得一百(音擺)字過來亦是謂也審方音者不可不知

老杜許蜀不真

杜工部有詠懷古詩云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

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温公作通鑑不以
正統與蜀唯此詩許之其何乎曰崩曰翠華曰玉殿皆以
天子與之也張註謂有春秋之筆信矣老杜豈直詩人而
已哉然主窺二字尚有未滿蓋主者一家一國之稱窺者
睥睨覬覦之意也天子有征無戰況窺竊云乎昭烈加兵
于吳問斬壯謬之罪非無名之師也愚意欲以漢字易蜀
以帝易主以征易窺庶乎名正言順而於聲律亦不乖也

潯陽三隱

梁昭明撰淵明傳有曰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
劉遺民亦遁匡山與淵明同號潯陽三隱然不知何如人
考之晉史二人又皆無傳非讀碧湖雜記始知其詳今緝

其要以明之續之嘗爲撫軍參軍淵明每呼爲周掾雖隱廬山亦從州守遊爲之講禮校書故集中有示周祖謝三郎詩譏其馬隊非講禮之句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號也嘗爲柴桑令故集中有和酬劉柴桑詩也

呼鼠召鶴

世有能呼鼠召鶴者予嘗求之乃以雌黄和生漆假以書符焚之則群鼠自至蓋鼠性喜其氣也又見儲泳祛疑曰用狼糞熏犬皮又羽流召鶴國朝經書自有南嶽符呪依法行之則來祛疑又曰用活雞血書符呪字皆從天犬與經書不同予想在道流傳自各有異如祈雨之術或五雷或清微或用女人或用童子或用飛禽種種不可記也

隱語始

隱語之興起自東方朔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之誚舍人事（漢本傳）後遂有許碑重立之碑陰也（見青箱雜記）今人所知惟以起於黄絹幼婦外孫虀臼之事耳轉而爲謎謎即隱語也但句多而文不雅乃見於鮑照集中井字謎是其祖也至宋蘇黄極盛金章宗又刋本以行

牛頭褌

今之牛頭褌即古之犢鼻褌也其來最遠史記列傳云相如身自着犢鼻褌韋昭曰以三尺布爲之形如犢鼻自漢已有之矣然猶未也二儀實録云西戎以皮爲之夏后氏以来用絹長至于膝漢晋名犢鼻北齊則與袴長短相似

考犢鼻之名是則起于西戎變于三代而折中于北朝執可謂小人之服而不出于古耶

蜻蜓熒火

蜻蜓貼水飛時以尾蘸水中杜詩所謂點水蜻蜓款款飛是也然不知點水者乃生子也旣遺水中青蛸魚食之腹脹孕虫噬母腹而出身似蟬而小名曰蝦蟹虫及蛻始為蜻蜓此西湖冊子所言腐草為螢月令古今註皆然然米中細虫尾亦熒熒久而生翼飛去此則毛詩熠燿宵行者是也又嘗見朽木變作蟬者半截尚是木也移時卽全變矣此格物者亦所當知

衣火

余里人王宗海一日會宴於友人朱來鳳家宗海指身之絨衣曰昔在京都一夕其衣遍流火星爍爍有微聲過日亦然客皆駭之又見黄門張静之文集載云某新製綾衣偶因婢妾拂摺閒火星隨衣飛地未知何也予後讀博物志戰鬭死傷人馬血積年久化爲燐觸着人衣使有光拂試隨散無數有細聲如炒荳唯静住良久乃滅始知前日欠學之故張亦未見其書也

太宗太子

予嘗疑歷代太宗多有慙德世主多出偏宫就有一二正宫所生又或不肖人莫知所以後閩亞卿何先生孟春以爲前星不正故應如此仰觀紫微垣未見其斜也或者天

遠小差難明耳至於太宗尚無所辯書以俟知者

隱仕不同

續宋論曰宋祖幼從夾馬營前陳學究後得趙普因語謀大事語及陳陳懼走不知所終談圃又曰後太宗即位召爲左司諫一夕醉死意談圃近時或得之也

張仙

近世無子者多祀張仙以望嗣然不知其故也蜀主孟昶美丰儀喜獵善彈弓乾德三年蜀亡掖庭花蕊夫人隨輦入宋宮夫人心嘗憶昶悒悒不敢言因自畫昶像以祀復佯言於衆曰祀此神者多有子一日宋祖見而問之夫人亦托前言詰其姓遂假張仙蜀人歷言其成仙之後之神

房故宮中多因奉以求子者遂蔓延民間畫曰宋祖命夫人作蜀亡詩蓋因有疑於張仙夫人則答曰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皆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因亦自見其情也嗚呼假神祀以詩不懼禍花蘂亦可謂鍾情義者張仙名遠霄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老泉有贊譚纂只知假托又不知眞有張仙也

簡板水牌

俗以長形薄板塗布油粉謂之簡板以其易去錯字而省紙官府用之名曰水牌蓋取水能去污而復清借義事畢去字而復用耳然寫字恐其磨滅必自後而前反讀其文予意元朝行移文書正是自後而前乃蒙古字也今非昔

而效之事有暗合恐亦不可

元朝諱謚

元主質而無文諱多不忌故君臣同名者衆後雖有謚法之禁不過臨文缺其點畫謚必死而後定不過一二字以稱生前善惡要之二事暗合於禮足見兒戲也豈如宋室一字而有數十字之避唐時生加美謚至多設言肯秦皇之所爲可哂也此則禮失求之野耳亦新莽井田之亞乎至國朝則又大過於元君臣無敢同名臨文止缺點畫必死而謚字多取舊不尚虛文可謂約中之道矣

西湖竹枝詞

竹枝詞本夜郎之音起於劉朗州蓋子夜歌之變態者有

風人騷子之遺意故楊廉夫云製竹枝詞者不猶愈於今之樂府乎吾杭西湖有竹枝詞一帙乃廉夫爲倡一時詩人和者惜無刻本予祖母之姑亦有一詞於上昨見瞿存齋詩話論其二章用意甚佳惜不知姓氏今補其姓氏于右其詩云春暉堂上挽郎衣別郎問郎何日歸黃金臺高倘回首南高峯頂白雲飛又云官河遶湖湖遶城河水不如湖水淸不用千金酬一笑郎恩才重妾身輕前乃卅紅李介石字守道作後乃富春吳復字見心作其人間傳誦雲歸沙嶼白日出水城黃乃吳之警句也

文公能畫

予嘗以文公先生因道學之大遂掩其詩與字也不然詩

字傳世亦過人遠矣不知先生之文能畫也昨見熙紹五年親傳巳像今刻徽州筆法衣摺深得道子家數又歐文說林逋亦能畫皆傳誌所不載也

嘲學究

近世嘲學究云我若有道路不做猢猻王本秦檜之詩也秦盖微時爲童子師仰束修自給故有若得水田三百畝這番不做猢猻王後以申王致仕申屬猴也故年隆山以為詩讖

襴衫

生員之服自宋至我國朝皆白衣也至洪武壬午二十四年方命易此玉色故

宋將軍生員十七字詩云聖駕臨辟雍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蛋又世說以白接籬即今之襴衫正謂是耳俗言白衣秀士又士子出身後則曰脫白掛綠正謂是也然白色非吉服豈士子所宜哉

太祖易之可謂卓然之見也然其制度所以已具於

國事類矣

夕陽

宋景文公筆記辯夕陽爲山之西以今人用夕陽爲斜日誤矣蓋據爾雅註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之說殊不知夕陽名之山西固是然所以得山西之名者亦由暮乃見日故也爾雅之註亦然今必指山西爲夕陽恐亦不通當隨

其書意爲訓可也如詩曰度其夕陽只當作山西如劉琨詩云夕陽忽西流則當爲斜日矣

旅病詩

庚溪詩話載一詩云枕有思鄉淚門無問疾人塵埋床下履風動架頭巾以爲病僧題戶者有部使見而憐之遂言于朝遂令天下寺院置延壽寮以養病僧謂唐以前僧病無安養之所故耳予以庚溪不知何據既以爲僧則不以家爲計而以蘭若乃安居之地矣何有於思鄉邪韓柳俱言其徒千人況皆有祖有師法派亦如吾人又安謂無人問疾今之僧帽乃私制也理本無帽又何得有架頭巾耶凡延壽寮未見載於書冊此必病旅之詩無疑

夫子禱卜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觀此二條則論語之答何其渾而簡莊子之答遂覼縷矣此或南華老人假之之言也使夫子實有是言則聖人之所謂卜者如此而論語之所謂禱者可知矣

米字法貫休

米字宕逸可愛近多效之原米法貫休也有石刻彌勒贊可證說林中以貫休字學米非也貫休五代人詳詩文類

守宮

守宮即蝘蜓蜥蜴爾雅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

註曰轉相訓解是知乃一種耳亦如龍生九子類也故說文云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若守宮因其義而名之博物志曰取蜥蜴以草脂和珠砂食之待躰赤搗膏以點宮人之臂則終身不滅遇男合即滅故曰守宮觀此可知如以其能食蝎故名蝎虎以其能祈雨又名龍子之類守宮之法墨客揮犀以為東方朔進於武帝此或然也又曰以其能守禴能知宮人有異志淫心者則吐血汗衣此則非也

一頓點心

世說云有人伺人祀祠乇人問之何爲答曰欲喫一頓食耳及攺齋謾録云唐時鄭傪家人備夫人之晨饌夫人顧

婦曰未及餐耳止可點心是知二諺皆有自來也今則又忽
渾爲一句

仁和縣

仁和初無五代錢鏐始割錢塘鹽官二縣之地爲錢江宋
太平興國中改仁和至髙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仁和甚
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遂駐蹕升仁和爲首縣

玉堂

三輔黄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谷永傳預抑椒房玉堂之
盛寵註玉堂嬖幸之舍李尋傳曰久汙玉堂是知實嬖幸
之處乃漢殿名故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蓋待詔
者有直廬在殿側故曰署元豊中學士請摘上二字以名

翰院故翰院亦名玉堂繙右蓑編謾言翰院亦名玉堂之署無着落矣又曰後避諱直曰玉堂尤非也但唐中書省亦曰玉堂杜註楚蘭臺之官亦有玉堂宋玉風賦徜徉乎中庭北上玉堂東漢講授之官亦曰玉堂總右叢編倂揭之

楊妃小字

楊妃小字外傳諸書皆曰玉環鶴林玉露載唐狄昌詩曰馬嵬煙柳正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地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阿蠻又似妃之小字况狄昌唐人必知之真唐詩紀事作狄歸昌李商隱詩又曰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閒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窗前覷阿環此字或可移也

九江碑工

元祐黨人之碑碑工長安民不肯鐫名於石載於正史九江碑工不肯刻碑者往往於傳記中見人惜其不知名何燕泉叙録亦然也昨觀揮麈録得之而揮麈録又無板者因録出示人九江碑工仲寧刻字甚工魯直題居曰琢玉坊崇寧詔刊元祐黨人碑仲寧對太守曰小人家貧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從其請

三耳

張君房坐說載三耳秀才事謂陰官晋方以事懇上元夫人不允聞陽世掷慎善文遂追令爲表既而獲命喜曰子何願對曰欲聰明也乃取一耳置其額額癢搔出一耳時

號三耳秀才又太平廣記載之但易晉方爲唐張審通上元夫人爲太山府君事意俱同予意此特一事而傳寫之訛不然何其事之同耶

七修類藁卷廿五卷終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墨花

古有墨竹墨梅而無墨花墨花始自北宋汴人尹白見宋畫譜世不生墨花者黑為水色毋道也毋但陰育於中故不見

乾德

宋太祖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古未有也趙韓王從旁稱諛不已盧多遜曰此偽蜀曾有此號帝大驚遽令檢視果然予意宋祖既知即當改也夫何至四年之冬見鏡有乾德四年鑄字復驚以問宰臣竇儀奏曰蜀少主之號遂又

嘆白宰相須用讀書人何其健忘或者一事而誤記之耶
歸田録又以賓儀為陶穀

皮弦

嘗聞開元中有賀申智善琵琶以石為槽以鵾鷄觔作弦用鐵撥彈之至今傳以為異不知宋仁宗時杜彬又過於賀以皮為弦促節清音響徹林木故歐陽有詩憶曰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弦自從彬死世莫傳夫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漸近自然也皮去鵾觔尤遠而能獨步巧思亦何所致也宜其未有而來歐公之憶也近時有能反手彈者皆以為異憶亦無矣

安南非交趾

安南一地諸書以為即漢儋耳珠厓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日南九真所謂南越也按一統志九郡已屬廣東瓊厓等州今尚自有一國安南當自是一地矣但不知自漢至隋或稱交州或稱交趾至唐方改為安南都護府宋復稱交趾豈非因郡有交趾縣而然耶抑古有其名而然耶故宋後諸書載夷國姓名皆言交趾然按太史公曰南至交趾日月所照莫不抵屬言南極也又王制云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者也獨蠻記亦然山海經曰交脛以國人交脛故也郭璞曰脚脛曲戾相交故謂之交趾今據安南乃漢唐郡縣其人百骸飲食與華無異唐姜公輔實愛州所生何嘗有交脛等說此必非古所謂交趾明矣或傳

安南有播流山環數百里皆如銕闔不可攀躋中有土田惟一竅可入而嘗自塞之人物古雅不與外人通疑此或謂古交趾又不可知書此以俟后考其國與原見天地類

蠟梅

蠟梅原名黃梅故王安國熙寧間尚咏黃梅詩至元祐中蘇黃以其色酷似蜜脾故命為蠟梅而范石湖梅譜又云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而香又近之故云梅入譜若近以付子為鸚鵡菊亦以葉梗似菊而花又同時也

三官

世有三元三官天地水府之說此理也蓋天氣主生木為生候地氣主成金為成候水氣主化水為化候其用司於

三界而以三時首月候之故曰三元元大也兩間之周執大於此三元正當三臨官故又曰三官

西江月詞

程學士敏政哀緝宋遺民録一書末卷辯朱瀛國公之事亦既明矣惜所引陶九成輟耕録西江月詞尚未鮮明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後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建生涯死在西江月下陶以為真武之降筆程以為劉秉中作此姑置之其初二句乃言元世祖滅宋德祐封為瀛國公時至順帝至正十五年我

太祖三月起兵和陽正當九九八十一年之數是知乾坤已

定九九而三月乃清明時也米田言畨人也直待龍蛇繼馬是

太祖至正甲辰建國即位乙巳伐元都至丙午元亡豈非龍蛇繼馬耶古月一陣還家乃言胡人皆去北矣當初指望甕生涯此寧宗之后甕吉刺氏不立巳子而取順帝是無生涯矣程註云元主皆娶甕吉刺氏為后而此云指望甕生涯蓋陰寓順帝非甕吉刺氏所出之意也予考之元惟七主娶弘吉刺氏餘皆他姓且弘吉非甕吉不知程何所據今姑依之以辯死在西江月下獨言順帝北殂於應昌斜取西江寺梁為棺之驗耳胡不通辯而註一句又似非是今補之而瀛國公之事明矣

甜酒灰酒

三山老人語錄言唐人好飲甜酒引子美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爲謠予則以爲非好甜酒此言比酒如蜜之好喫耳子美退之之善飲者也豈好甜酒耶古人止言醇醪非甜也故樂天詩云量大厭甜酒才高笑小詩是矣又嘗見一詩云古人好灰酒引陸魯望酒滴灰香似去年予則以爲灰酒甚不堪人亦未然也且陸詩上句曰小爐低幌還遮掩意連屬來似酒滴於爐中有灰香耳然題乃初冬之絕句又似之昨見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載南容太守王元遂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相合爲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飲之風味頗奇遂有長篇曰小槽真珠太森嚴兵廚玉友

專其醇使君柚有轉物手酘鷁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妁之混融併作一家春據此果是用灰又不特用乾灰乃石灰耳予以二酒相和味且不正蕪之石灰苦裂何好之有羅王相飲以爲風味頗奇或者二人之性自偏也陸飲灰酒或亦性之使然耶

蘇小小考

蘇小小有二人皆錢塘名娼一南齊人郭茂倩所編樂府解題下已註明矣故古辭有蘇小小歌及白樂天劉夢得詩稱之者春渚紀聞所載司馬才仲事並是南齊之蘇小小也一是宋人乃見於武林紀事其書無刻板其事隱微今錄以明之蘇小小錢塘名娼也容色俊麗頗工詩詞其

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相與甚洽欵遇二年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篤于業遂棲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能落籍不得偕行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餘貲囑其弟趙院判分作二分一以與弟一命送盼奴爲言盼奴有妹小小俊秀善吟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錢塘有宗人爲錢塘倅托召盼奴領其物倅爲召之有蒼頭至云盼奴於一月前已抱病歿小小亦為於潛縣官絹事繫廳監倅遂呼小小出詰之曰於潛官絹汝誘商人一百疋何以償之小小回覆此亡姊盼奴之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恩盼奴在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語婉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耶小小曰趙司

户未仕之日姊盼奴周給後中科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而卒倅曰趙司户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餘物一卷外有伊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小自謂不識院判何人乃拆書惟一詩曰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小默然倅令和之辭不能倅強之責以官絹罪名不得已和云君住褒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事無倅大喜盡以所寄與之力爲作主命小小歸院判與偕老焉按此曰太學曰錢塘詩曰還似大蘇無則可知矣又有元遺山所作虞美人長短句云槐陰別院宜清晝人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

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此詞既說鶯鶯燕燕之後此蓋是趙司戶小小也今人止知是蘇小小不知是何時人輟耕既備載數事辯以爲南齊人矣又不知有宋蘇小小故復載虞美人之詞也一本小小又作小娟蓋抄之者之誤殊不觀所寄之詩若是小娟則音拗矣何不另換一句况又有虞美人之詞之可證春渚紀聞又載小小之墓在錢塘縣廨舍之後蓋縣原在錢塘門邊去湖上西陵橋不遠故古辭有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樹下之句此則南齊小小之墓必在西湖上西陵橋故油壁車之事俱在湖上若以托仲才之夢有妾本錢塘江上住之句即云在江干差矣元人張光弼有蘇小小墓詩云

香骨沉埋縣治前西陵魂夢隔風烟好花好月年年在潮落潮生更可憐註墳在嘉興縣前今爲民家所占既曰縣治又曰西陵亦不知而渾言此必宋小小墳耳何也趙不敏乃吳人安知不住嘉興院判既取小小而終老可知矣此特光弼不知有二而差言予既辨其人復辨其墓以正

轂耕之不足

嘯

嘯說文曰吹聲也詩註曰蹙口而出聲嘯旨曰氣激於舌而清謂之嘯漢書曰嘯嗷也楚歌聲據此數意似長吁鬱悄之狀悲歌之情而難於形容也故阮籍曰於聲則未諧今且數事證之可知也漆室之女倚柱而嘯隣婦曰何嘯

之悲也劉越石爲胡所圍登樓長嘯胡騎聞之皆悽然長嘆趙炳乞渡江舡人不許炳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世有不知者即以笑爲嘯可笑也

朋友麻

魯齋王文憲公栢嘗議朋友之服以吾夫子不立正服乃以義起爲心喪也又引程子曰當以情之厚薄處之未有的從後以儀禮有朋友麻三字復求之得鄭康成曰朋友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經帶因之攷證諸書定爲白布深衣加緦之經帶冠加絛武謂擬之於衰也又曰勉齋黃先生考之尤詳其書進之於朝然魯齋所攷止是康成之一言勉齋所定又未見其書予以孔子嘗答孟武伯

曰同寮有相友之義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聖人之言豈非有服之證乎又晦菴荅孫敬夫曰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絰又非無爵之議之證乎

放光石

峨嵋匡廬五臺山皆有放光石清晨映日而有光五色自下而上有佛頂在上者則僧人以爲佛光既是佛光何待日而方明非日則不明其不神可知矣是知其山之石蘊于上者皆放光之石也嘗有人擬其石置諸日中有五色光非日石則不明也此陰氣召陽而光彩自絢亦山川靈

氣也若奇怪類中所記皆自空中所現此又非是石也

嵋志中已載此石矣但前一段論山川有光處又不明言

此石尚疑惑也

唿子蠻子

北人重厚體壯實而大謂有台輔之相尊美之稱北音呼

台爲唿唿故曰唿子與午之世之言也南人相貌鄙薄體輕

浮其皆類乎厮役故稱奴婢爲蠻子自夏商之世已言之

元宵燈

上元張燈諸書皆以爲沿漢祀太乙自昏到明今其遺事

容齋三筆既辯史記無此文尚未得其實事物紀原又引

僧史略以西域十二月三十乃漢正月望日彼地謂之大

神變故漢明令燒燈表佛今乃遺事夫事既無據侍日尤
非不足信也春明退朝録以爲梁簡文有列燈賦陳後主
有山燈詩以爲起自南朝予以此雖燈作未知何時之燈
之味也不若顯顯唐書嚴挺之傳云睿宗好音律先天二
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陁請然千燈因施門禁帝御安福門
縱觀晝夜不息繼而韋述兩京新記曰正月十五夜勑金
吾弛禁前後各一日看燈則是始於睿宗成於玄宗無疑
至宋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宇乂安令開封府
更增十七十八兩夕五夜之俗因此也今以十三易十八
者聞
太祖初建南都盛爲綵樓招徠天下富商以實國本元霄放

燈多至十餘日後約中定今五日耳

張三影子野

張先字子野吳興人也高齋詩話以其詩有浮萍斷處見山影雲破月來花弄影隔墻送過鞦韆影以句工而人目爲張三影也后山詩話又改後二影謂簾幕捲花影墮絮輕無影人皆不知何以不同不知初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蓋能道心中事眼中景意中人也公曰我張三影也遂舉後山者言之但原辭尚多數字因詞也後高齋因子野有前詩三影者亦佳遂著之二收較之似不如公自舉者又見石林詩話云子野能文章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年八十餘猶蓄聲妓東坡有聞其買妾時八十五詩

以戲之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十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全篇用張姓故事乃戲言耳若歐陽公誌墓之子野乃博州人偶然同時同名同字也故誌之所言迥不與三影爲人同也前乃天聖八年進士後乃天聖三年進士

毀碑營塔

元楊璉真伽胡僧禿賊也毀碑刻以為浮圖萬世唾罵殊不知宋天聖中有姜遵守永興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磚甓爲浮圖此中國讀儒書者也不知其心何見此尤可恠於胡僧也

宦官娶妻養義子義壻

元順帝時中官趙伯顏不花乃擒契丹之士時年巳踰三十妻子具矣憐其才而止刑其勢爲奄人命爲樞密院使不花不捨其妻乃與之共處然唐李輔國特娶元擢女漢曹騰有養子曹嵩而秦趙高有養義女贅其壻閻樂閻樂後弑二世是中官之有妻壻并養子養女始自四人焉後皆效之亦陋矣治世所無也

陰火

予一夕見地中有如燭爍者數十以火視之乃日間所食海蝦殻也異之莫得其理又嘗聞東坡遊金山寺二鼓見江心炬火燭天棲鳥皆驚故有悵然歸卧心莫識非鬼非

人竟何物之句後聞習海事者鹹水夜動則有光影響栓前二事亦未深得也昨讀王子年拾遺記云南海之上有浮玉山即金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滴火不滅乃陰火也始知東坡亦欠讀書窮格而蝦殼豈非海水之餘氣乎

方頭

今人言不適時宜而無顧忌者曰方頭舊見輟耕錄引陸魯望詩曰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紵衣今讀陸魯望苦雨之詩又曰有頭強方心強直撑柱頹風不量力觀二詩之意方頭亦爲好稱若以爲惡語是末世之人論也

歷代尺數

禮記以手布爲尺淮南子以十二粟爲一寸說苑以一粟

爲一分其源之來也莫適從玉海諸書俱起自周尺爲主以較各代之數豈非以制度至周而備耶殊不思大禹聲律身度所制十寸爲尺理之必然況諸書又同此

國朝之所尚焉若周制既短書各異言今則起自夏代未備者考以補之不同者遂註於下然其文姑依其舊比周幾何也蓋長短之數以夏較周可以意會否則布筭少差相去遠矣

夏十寸爲尺通鑑外紀十二寸爲尺蔡邕獨斷九寸爲尺商周八寸爲尺外紀獨斷皆同但無註者以十寸爲尺而通考謂之未詳姑依諸書秦比周七寸四分漢官尺比周一尺三分七毫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與周同三國吳蜀同周魏比周一尺四分七毫後魏前尺比周一尺

二寸七釐中尺比周一尺二寸一分一釐後尺比周一尺二寸八分一釐晉田父玉尺（世說田父於野中得周時玉尺）與梁法尺比周一尺七釐後晉比周一尺六分二釐宋齊尺比周一尺六分四釐梁表尺比周一尺二分陳尺同後晉東魏比周一尺五寸八毫後周玉尺比周一尺一寸五分八釐市尺與後魏後尺同隋開皇官只同上（後周市尺開皇官尺皆此尺也）萬寶常所造水尺比周一尺一寸八分六釐（以前多銅為之至此用木）唐尺與古玉尺同（貞觀中武延秀為太常卿以為奇翫獻玉尺而失之其遺猶有所定得六之五耳）開元尺度以十寸為尺尺二寸為大尺五代世短多相態襲志亦無考也惟周王朴所定尺比周一尺二分有奇及宋宋景表尺比周一尺六分有奇胡瑗樂書黍尺比周一尺七

分司馬光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五分已上宋之三尺出三器圖義諸書皆泛論以當時未有一定之制元尺傳聞至大悉無考焉

正音註差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不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君從何處來此賀知章詩也註曰衰字出四支韻殊不知此詩乃用古韻來字有讀爲釐音者若楚辭山鬼篇天路險難兮獨後來釐音回字與危爲同協皆四支韻之詩也註者不知又以爲灰字韻者差用衰字且吳才老韻補辯明十灰古通於四支可知矣若今人不知韓文此日足可惜皆是古韻以爲跳用各韻慎矣故才老嘗曰元和聖德詩與此日足可惜詩俱用一韻

名號甫

漢書高帝紀曰爲謁爰盎傳曰上謁顔師古註曰爲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上謁若今通名也據此則爲謁似今脚色手本而上謁似今之拜帖矣及見刊誤亦以上謁爲投刺予意師古李涪皆以己意註之蓋謁字之義告也白也請見也數訓而已况古無文刺惟書竹簡故陳將麐務尚云未有版刺無客拜謁何得以謁便可爲投刺耶但紫微雜記中載禰衡題名於紙投刺公侯此則可爲投刺之始也圖書古未有別號軒亭之名自唐李泌端居室始表德用甫字者起自荊公當時附勢者多效之故有表德皆連甫花書盡帶圈之說然甫字亦止

用於字內後人於字之下復用一甫字或換寫作父字其義固通但亦是畫蛇添足之誚云

兩頭蛇

世言有見兩頭蛇者必死自叔敖埋後不聞有見之者弘治間餘杭方萬初過新嶺因倦少憩樹下見蚯蚓白頸者長尺餘蜿于路左須臾更出兩頭蜿蜒而去竟亦無恙余聞之往來會中謂古人之所言果妄耶抑方之所見非此蛇耶遂考本草白頸蚯蚓止言最毒不云能化蛇及考兩頭蛇下云大如指一頭無口目兩頭俱能進退出會稽乃越王弓弦所化又見嶺表志以爲嶺外長有之言形狀進退與本草同愈疑以爲果如二書所云則見而死者亦

多何又未之聞耶且無蚿蚓之化之說後讀宋張文潛所著明道雜志方知所以志云黃州有小虵首尾相類因謂兩頭蛇余視之其尾端如類首而非也土人言此蛇老蚿蚓所化無甚大者其大者不過如大蚿蚓行不類蛇宛轉甚鈍又謂之山蚓觀此則二書所言皆山蚓也正方之所見者也但弓弦進退之說乃妄耳若真兩頭蛇自是恠物或世所無有則見之者必亦恠矣

巾幘冠帽

近世士夫私居多用巾易帽以為古雅而貧賤者則以易辦亦皆戴巾以為可笑不知古者士夫冠庶人巾也按儀禮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漢書曰卑賤者所服傅子曰古

賤者服也故曰庖人綠巾士人戴之起於漢末若郭林宗折角巾袁紹戰敗幅巾渡河晉輕浮則有接䍦漉酒之稱矣蔡邕獨斷曰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故王莽頭禿乃施巾時人云王莽禿幘施屋是皆包巾故方言覆髻謂之幘也然六經之中止言冠如虞人以皮冠野老以黃冠漢高祖紀曰帝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又有通天進賢方山等稱今人戴冠而不復加以巾人反爲褻此尤可笑也但古冠皆如今之徘胥忠靖之流非道士之冠耳若夫帽則上古衣毛帽皮則帽名之始後世雜戴私居服也元則胡人專尚之中國之人多戴大帽大帽亦羌人服也至用絲羅馬尾則又近代之易

牛羊眠東北道主

世人皆知陶侃葬母之地乃老人所指牛眠處也而不知羊眠者乃章得象母陳氏嘗闔建州一城之命其後子孫衣冠相繼世傳白羊眠處鷓鴣啼章家墳是也又世人止知東道主蓋本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為東道主之言鄭在秦東故也不知有北道主云出光武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又 [illegible]

鄭〻措語座客此吾南道主人

七修類藁二十七卷終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曲語有本

捫蝨新話王元澤詞曰露晞向曉簾幙風輕小院閒晝翠逕鶯來驚下亂紅鋪綉倚危墻登高榭海棠帶雨胭脂透又因循過了清明時候攜手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皺憶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依舊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調寄倦尋芳慢今曲中簾幙風柔庭幃晝永海棠帶雨臙脂瘦因循過了清明也等句本諸此

二花蕊夫人

前蜀王建晚年納徐耕二女長爲翊聖賢妃次爲順聖淑妃後賢妃生王衍淑妃號花蕊夫人二妃遊燕汚亂亡國後乃隨衍入唐半途遇害後蜀孟昶亦有花蕊夫人乃作宮詞者國亡乃隨昶入宋後爲太宗射死亦姓徐或曰費菽園雜記又云墓在閩之崇安者乃南唐宮人選入宋宮太祖號爲小花蕊予考二人最明若是則有三矣但說使入宋死亦未必發葬閩地恐崇安之墓爲訛不知陸公何據也閩地彼時雖屬南唐亦遭受降唐自多事閩復奪於吳越獻表世宗未必王氏宮人民間女子曾爲李煜選也

梅雨

碎金集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夏至後逢庚出梅神樞經又云芒種後逢丙入梅小暑後逢未出梅人莫適從予意作書者各自以地方配時候而云然耳觀杜少陵詩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在四月矣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覺曉春此子厚嶺外之作則又知南粵之梅雨三月矣東坡吳中詩曰三旬過又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趠風又埤雅云江淛二浙四五月間有梅雨黗敗人衣服予嘗亦戲爲詩曰千里殊風百里俗也知天地不相同江南五月黃梅黗人在魚鹽水滷中是知天地時候自有不同如此

黃鶴樓

嘗言李白因崔灝題黃鶴樓詩既工遂有恨不搥碎之說故不再題而去遂題鳳凰臺以擬之今集中又有望黃鶴樓古詩一首意前關說矣然細讀之乃是題黃鶴山有樓固因山而得名不應無一句到樓字上此必刊題之訛不然何有崔灝題詩在上頭之句耶又楊齊賢之註但謂黃鶴樓屬或註鄂州嶽州又曰在鄂州不知何也下文復云因山得名又似一失

奪胎換骨

冷齋夜話載山谷曰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覺範復引樂天醉貌如霜葉雖

紅不是春至東坡則曰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謂奪胎予以山谷之言但是而覺範引證則非矣蓋東坡變樂天之辭正是換骨如陳無已挽南豐云紅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乃變老杜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皆此類也若安石即事云靜憩鳩鳴午乃取唐詩一鳩鳴午寂紅梅云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春即晏元獻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此乃奪胎也山谷之言但加數字尤見明白則覺範亦不錯認如造字上加別字形字上加復字可矣

永樂正德

紀年之號必擇正大光明之字少有疑似即不用也如淳

僎之淳先用此純字人有言純字有屯字在傍遂不用也

有因時事而用好字眼者如

國朝天順之類是也必不可重用古今不易之道若用先

朝字眼有故而然如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因思太宗

貞觀明皇開元爲不可及也故改元爲貞元各取一字以

法象之至宋孝宗即用以爲故事如隆興則取建隆紹興

乾道則取乾德至道若永樂乃宋時方臘(出宣和遺事)井南唐

賊張遇賢年號(出五代史)而正德亦宋時西夏賊之年號(出宋史)

不知當時廷臣更無一人記憶此即劉豫之母謚慈憲宋

理宗生母亦謚慈憲之事歟

張司封

錢塘江干張司封廟宋太宗朝進士仁宗景祐中出爲兩浙運司名夏字伯起雍丘人也正史作兵部郎由前爲兵部郎也舊碑作張太常由後嘉祐又有功而贈爲太常少卿也宋祠典作工部員外郎也俗呼司封以其有功授司封郎中也其稱謂不同如此按四朝聞見錄云杭州江岸率多薪土潮水衝激不過三歲輒壞夏令作石堤一十二里以防江潮既成杭人德之慶曆中立廟於堤上嘉祐十年又因功贈太常少卿政和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併賜其額曰昭貺今廟中之碑作真宗時出爲運使治塘天聖間石塘又壞運使田公知府楊公率僚屬祠公堤上功成贈太常官封寧江侯則慶曆年也至大觀改

元封安濟不知何據予意兼紹翁之作四朝錄尚近當時所考必精今廟之文恐亦傳訛且真宗時司封既築何數年之後田公楊公又爲築之說曰石塘後壞於天聖何至慶曆之時方稱有功朝命贈官封爵時之相去又遠矣若夫四朝錄以爲作堤十二里碑文曰四千六百四十丈此則量約之數同也但江塘有三十里之遠而二文皆不言所修之處予意必自司封廟地下至慶春門蓋今自候潮門內以北一帶街坊土地皆安濟之廟必當時沿江小民亦各立祠以祀（蓋此街原係城外沿江之地）且慶春以北又爲新塘乃國朝之築而錢氏之築想皆通塘之地矣或歲久而中之一攺已壞乃爲昭貺之再築修砌者或修或增不至大壞而

爲功之易耳予嘗見杭志祀典於昭貺之下欠載碑文因

留心以考之故畧言於右

青衣泉考

杭吳山重陽菴有泉曰青衣洞泉臨安志杭州府志皆以

爲唐開成間道士韓道古遇青衣童子入洞故名按洞宋

爲寧壽觀之地韓侂胄鑿山爲園作爲流觴曲水自青衣

下注於壑十有二折瀬於閱古堂前即名泉爲閱古見癸辛

故當時言官論侂胄有刱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蓋宋太

廟正當泉下之山也又考陸放翁閱古泉記則記中但言

泉之甘寒清烈鋪叙地景泉無青衣之事也又曰泉壁有開

成五年道士諸葛鑑元八分書而癸辛雜志載爲元年六

月南嶽道士邢令錢塘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書俱不言道士韓道古事也作記時寧宗嘉泰叁年予意青衣之事必見於嘉泰之後咸淳之前故陸記無而臨安志有也今二志以爲開成非矣而洞記以爲見於大德丁酉尤非也予又恐韓閔古訛而爲韓道古未可知若夫建庵之日必開成年間鑿石之字可證矣但恐名非重陽至大德間始有重陽之名故石壁又有虞徵子書大重陽庵字(賓徵)(元時天師也)令庵記曰韓之建庵無歲月是考之不精未知有八分題名之石刻故泛云耳惜八分之刻歲久石長今不明白如末後諸葛鑑元書止有元書二字可嘆

集古錄碑字

歐陽公集古録中載後漢孔君碑及孔德讓碑前碑考云孔子十九代孫宙至河東太守惜其正當名字處而磨滅不可知也後碑考云宙乃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字德讓歷郡諸曹吏惜名磨滅不知也碑在孔林中寺以先聖宗譜考之十九代孫河東太守名震字元上二十代孫郡曹吏守德讓名謙也都尉君名宙正孔震之爲不知歐公當時每碑或考或論皆有下落此何不借孔譜以考之耳今爲補之不知二碑今尚在孔林否

共工考

嘗讀董子繁露文中其神共工意共工恐臣舜所流也何以主水後見淮南子原道篇曰共工與高辛爭帝不勝遂

潛於淵註謂共工以霸力行水於羲農之間者也杜預曰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在神農之前太昊之後亦受水瑞而律書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兵家有共工水害顓頊擒之之說又史曰共工作亂振滔洪水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媧氏裁之據此則因其受水之瑞能振滔之死即以之爲水神也故後世言之者以爲名在羲農之間是矣非堯典方鳩僝功者乃舜所流耳其裁之者曰女媧曰高辛曰顓頊不同世遠事微紀之錯也其曰爲神者豈有天人弗祐以害天下者可祀之耶此董子所以不純也

烏賊魚暴乾俗呼鯗肺其魚腹中之墨可以書紙經年而自脫跡奸詐之徒或以書券也又龜尿磨墨寫字於木板可進寸許雖水洗斧削亦不磨滅艾納出西域似細艾又松樹皮上綠衣亦名艾納以之和合諸香焚之能聚其烟青白不散亦奸人假以爲仙者皆以二物紿人

張顛書

張旭雖以草書名世予嘗見有郎官石之楷也楷字無出顛掷掷雖有骨似疎脫少勁拔且書體一例魯公之書予所見者東方朔像贊與金天王廟題名皆大字也一則莊偉一則俊拔小字如千祿帖與麻姑壇記千祿則持重舒和壇記則遒逸緊束似非一手所出意者傳模鐫刻之有

工拙耳又觀多寶塔位等碑則筆意又逈不同把翫久之筆畫形體雖有粗細大小而帖帖有法愈看愈佳此公之書百世不可及也殆如公之為人雖所遇不同無一毫之邪媚正歐公云杜濟之碑雖不書名殆非魯公不能也正謂是耳

易文別見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李蕭遠運命論曰何以正人曰義易曰履虎尾愬愬終吉呂氏慎大篇曰愬愬履虎尾終吉

欸乃

欸嘆聲也亦作欸本哀音收灰隊二韻亦讀作上聲欸挨

說文無欸音也乃即俗之廼于春秋傳以為難辭王安石謂繼事之辭也而說文亦無靄韻會二字連綿讀之是棹船相應之聲柳子厚詩云欸乃一聲山水綠是也後人因柳集中有註字云一本作襖靄韻遂即音欸為襖音乃為靄不知彼註自謂別本作襖靄非謂欸乃當音襖靄也黃山谷不加深考從而實之欸乃是湖中節歌之聲元結有欸乃曲已一錯也其甥洪駒父又辯曰柳子欸靄一聲山水綠而世俗乃分欸乃為二字誤矣（冷齋夜話）尤為可笑不知此數字為何字也雖海篇雜字中亦無也又按劉鋭文集有湖中靄廼歌劉言史瀟湘詩有閑歌曖廼深峽裏元次山有湖南欸乃歌則知二字有音無文者特柳子用此二

字後人註之毛晃增入韻中故數子之意皆同而用字自異是數字不妨並行特用其音意耳韻會已少辯之矣

桂花四出

諸花皆五出蓋土之生物五爲成數也巖桂止四出者秋己屬金西方金之成數又四也故桂金色而四出開於秋也

曹操不復姓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曹氏甚富貴之極何不復姓後見一書云當時有以識緯進者云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始名官盡言曹也至于丈亦言屬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操遂不復姓此或有事

綠頭巾

吳人稱人妻有淫者爲綠頭巾今樂人

朝制以碧綠之巾裹頭意人言擬之此也原唐史李封爲

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綠巾以辱之隨所

犯之重輕以定日數吳人遂以着此服爲耻意今吳人罵

人妻有淫行者曰綠頭巾及樂人

朝制以碧綠之巾裹頭皆此意從來但又思當時李封何

以欲用綠巾及見春秋時有貨妻女求食者謂之娼夫以

綠巾裹頭以別貴賤然後從知來以遂李封亦因是以辱

之今則深於樂人耳

抗石經井考

宋紹興二年高宗宣示御書孝經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藏之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朱子修白鹿洞書院奏請石經本即此是也元初西禿楊璉真伽造塔於行宮故址欲取碑石疊塔時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幸而獲免後學爲西湖書院碑閣俱廢

國朝改爲仁和學後洪武末徙仁和學於城隅之貢院而石經亦弃致爲歲深零落踣卧草莽間而龜趺螭首十缺其半宣德元年侍御吳訥屬郡收緝凡得百片實之大成殿後兩廡已爲不全之器矣然向微申屠公之力此物安知其所耶蓋亦輟耕錄中唐義士之流也惜無所考不能

脩述其人耳又有高宗自製伏羲堯舜湯武孔顏曾孟贊并書仍小書七十二賢贊李龍眠圖像今與石經並存唯秦檜之文侍御磨去之矣近於正德十三年宋侍御復移至杭州府學之廡至於歷代石經漢有蔡邕隸書傳稱六經止是易書公羊禮記論語見洛陽記此石在洛陽大學門外魏有邯鄲淳所書三體石經予意此亦恐訛蓋淳乃漢順帝時人作曹娥碑時年必二三十矣至魏文帝已百數十年魏畧載淳爲博士恐又一人否則或梁鵠鍾繇等書晉惠帝時侍中裴頠修學書經刻石皆在洛陽唐貞觀時太宗命唐元度書九經訓釋是名九經字樣文宗時高重爲祭酒與鄭覃復刻九經皆在長安國學也後蜀孟昶時孫逢

吉等五人書刻七經周易爾雅毛詩尚書儀禮禮記周禮於益都宋嘉祐中楊南仲章友直篆書六經於國學至高宗之刻共八次也丹鉛論以邕書爲第二熹平四年事初刻在靈帝光和六年予意旣無書者姓名年分又倒恐亦非也

相逢盡道休官去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仕路多誦之不知唐人詩也韋丹寄靈徹詩曰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林計五老巖前必共閒徹本酬云年老身閒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欄杆

欄杆有三義木之欄杆人人所知若曹植詩曰月落參橫北斗欄杆欄杆橫斜貌也又長恨歌曰玉容寂寞淚欄杆欄杆眼眶也故韻書有眼眶之訓

歐陽詹

韻語陽秋曰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讀其書知其為慈孝最隆及觀閩川名士傳載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既愆期而妓疾革將死割髻付女奴以授詹詹一見大痛亦卒斷為不孝而續談亦以為未孝余讀其文集詩有發太原寄所思正其妓矣至於樂津店絕句有所恨二章是男女之色皆好之者念其為人素必如韓之言殆一時之偏蔽使之然也韓非同

榜相好之故故亦曰今其死矣而非若他人之辭死於何疰何所也孟簡又有惜之之說明矣苟讀其書求其爲人徧於情義之篤者故韓公之言亦不誣

翰墨全書人號

翰墨全書大德間劉應李所編多取近代宋末詩文篇章之下多書字與號爲顯者可知餘無姓名猶不具也因以所知者或名或字以其世所行者書之於篇以便檢閱

羅省庵頌　羅存齋顯即鄂州　羅此庵點　羅止之適　趙紫芝師秀　趙章泉蕃　章義若暢　章懶齋嗛中　徐發谿　僑徐山民　徐思叔得之　徐師川俯山谷甥也　戴石屏復古　戴東埜敏才石屏父也　韓澗泉淲　韓南澗熙咨　曾茶山幾　曾梅野鶚　王初寮安中　王仲至字也名欽臣　王盧

溪山貞王教授 蘭 王臞軒 貢 王從周 陳后山 名師道字無己一字履常

即却衣之陳二也 陳簡齋 名與義字去非 陳野雲 [illegible] 陳覺民 方秋崖 名岳 方

北山 又岱 張芸叟 舜民 張文潛 來 張無垢 九成又號橫浦居士 張商英 號無

盡居士 黃知命 叔達山谷弟 黃白石 景說 黃貢庵 大臨亦谷弟 黃通老 中

汪浮溪 藻 汪龍溪 亦名藻 汪玉山 應辰 姜梅山 特立 姜白石 夔 潘

轉庵 檉 潘邠老 大臨 蕭千巖 海藻 蕭梅坡 育 朱濳山 [illegible] 游唐林

子蒙 游存寒巖 游伯莊 戩 尤梁溪 延之名袤 杜小山 李梅亭 任斯庵

鄧中齋 光薦 彭屜寮 子淵 劉溪翁 淮 劉伯龍 褒 劉篁嵲 子寰 劉龍

洲 過 劉後村 克莊 劉季孫 字景文 劉良佐 名特應 孫花翁 季蕃 孫南

叟 伯溫 馮雙溪 熙之 袁遯翁 世弼 謝無逸 逸 馮古洲 杜父 馬碧梧 廷鸞

梅和勝 軌 鄒定 應可 武允蹈 德由 阮梅峯 秀實 林可山 洪

書礼可全

今書經多錯簡脫文謂非古文也宋三朝志載雍熙中日本僧奝然入貢云國中有古五經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歐言未必無據又一統志永樂中沅州御史劉有年上儀禮逸經十八篇是儀禮亦未亡也不知當時廟堂無一人表章傳之今日無一人奏以取之豈古人求逸書之意耶予問人曰不知豈所載皆非耶

周公謹

元人周密公謹居齊之東作書曰齊東野語後來杭居癸辛街書名癸辛雜識泗水出山東魚臺縣號泗水潛夫又嘗

窻草不注之陽號介陽老人以周子窻前草不除號草窻
其識號各有意也紀之

劉徐紀鍇

剪勝野聞載劉伯溫泛西湖望有天子氣於吳頭楚尾及
見張士誠夜登虎丘又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復過濠
謁郭子興遇
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結納告曰後十年當爲天子我當輔
之拂衣去按劉伯温行狀誌銘功臣録則見士誠以下俱
無也至正十九年天兵纔下處州命孫炎爲守炎三請伯
温方見然後間道謁
太祖於金陵遂相輔焉後惟爲母喪一回非見而識之久而

復仕也舊聞又云徐中山王追及順帝特縱而去之郭滁陽有五子亦謬也徐常二帥既定山東會兵臨清則順帝已集宮嬪儀行矣滁陽三子自載廟碑非讀書多而以耳聞著述此野史所以誤人也

夢占

高宗夢傅說武王夢九齡孔子夢奠於兩楹文中子曰至人無夢則經傳之言非歟夫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隨物而應無因廷也偶夢焉神靈啓之也故無夢者無衆人因想之夢曰所擾之者也周禮有六夢之占漢藝文志七畧雜占以夢爲大洪容齋曰今妄術如林夢學殆絕非也由晉樂廣因想之說興而夢之理明矣夢之理明而不必

於上也故至晉以後絶焉

明皇遊月宮

唐明皇遊月宮異聞録以爲同申天師唐逸史以爲同羅公遠集異紀以爲同葉法善其中遊事又小不同羅公遠多擲丈化銀橋之事集異記載所遊過潞州幽怪録又爲過廣陵似此諸所不同要非親切之言真實之事好奇者之所爲也或一時宮人傳訛之事耳

仙亦不久

予觀仙家之事如丁令威返家而人民已非王質觀棊而伐柯已爛則時刻已過百年矣然人之所以慕神仙者以其能長生久世今須臾過百年若七八十年是過數千年

矣則其處世亦若人之光陰也後亦散去與人同亦何貴哉

象膽

舊聞象膽春在前左膊夏在前右膊秋則後之左膊而冬則後之右膊近會仕宦滇廣兩者云土官嘗殺象享客其膽不應四時四膊也予心疑其嘗肉具十二生肖各因其月分而以膽附耶因考埤雅舊說固具又云亦隨月轉在諸肉如正月屬寅在虎肉也則與宦客所言相同此理也舊說爲謬

七修類藁二十八卷終